當我忘了你

撰文◎社工室社工　于家霽

> 九月廿一日為「國際失智症日」，失智症是一種不可逆性的疾病（在此指先天老化或後天的疾病），現階段無法治癒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延緩失能。

本篇文章集結不同視角片段，包含患者、照顧者、其他親屬及協助者，以失智症患者的第一人稱視角撰寫而成，描述患者與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人、事、物……

豆蔻年華的我，曾是一名紡織廠的女工，那時生活困苦。國民政府遷臺後，兩岸關係緊張，正歷經一個動盪及隨時戰爭的年代。當時許多人小學畢業就進入職場工作，我為了家裡的生計、養育手足，開始沒日沒夜地在紡織工廠打拚。

工作的三十年間，我從少女升格為人妻，再成為三個孩子的母親。不惑之年的我，老闆決定將原有的重心移往中國大陸發展而將我辭退，剛好正逢「臺灣錢淹腳目」的年代，我離開熟悉的家鄉到臺北發展，中年轉職實在是有些困難，幸好有丈夫陪我一起走過這段苦不堪言的日子，才得以穩定。而後看著孩子成家立業，讓我享受天倫之樂、兒孫福。

花甲之年的我，仍舊為孩子操心，多了孫子讓我操心，我想這就是「天下父母心」，無論孩子年紀有多大，在我們的眼裡就是「孩子」！無論如何都會掛念一輩子。兒女為了讓我轉移注意力，著手替我報名社區大學的課程，積極鼓勵我去參與戶外活動或結交朋友，試圖減少我時不時操心的習慣。我跟先生去學瑜伽活動筋骨，或是時常在自家社區散步，吸收大自然的氣息，本是享福的年紀，我熟悉的世界在古稀之年開始起了變化。

起先，先生察覺我忘東忘西的頻率愈來愈高，對於自己說過的話、做過的事，完全忘記。一開始以為是一般老化，但當狀況愈來愈嚴重，必須仰賴家人跟我闡述每一件我忘記的事情，如：我吃過藥了、我吃過飯了、我買過這項物品等，才緊急帶我到恩主公醫院神經內科就醫，確定罹患了失智症。

一開始，我還能去參加最喜歡的瑜伽課，當病情逐漸惡化，而難以繼續參與課程時，先生為了照顧我便放棄瑜伽課，陪我一同在家，擔心我出門有危險。原先我還會下廚，但時常忘記關火，家人怕危險便將瓦斯關緊，禁止我下廚。到後來連先生都認不得了，只記得孩子，我怎麼可能會忘記先生？他是我這輩子除了父母以外與我最親密的人，每天與我同床共枕，我怎麼會忘記他呢？我逐漸覺得自己無能且拖累家人，時常覺得難過且埋怨為什麼我這麼沒用？那些我做過卻想不起來的事情，更慚愧的是我真的不是故意不記得這些人、事、物，但我就是忘記了，而且只會遺忘愈來愈多事情。

當失憶的症狀愈來愈頻繁發生，意外就這樣發生。有天跟先生走在馬路上，突然忘記牽著我的手的人是先生，立即

將他的手鬆開，並且大喊：「不要碰我！你是誰？」因為臨近路口，先生擔心我發生意外，立即拉著我的手，準備將我帶至較安全的地方，我以為他是壞人要把我帶走，就奮力反抗、拉拉扯扯。先生一個不小心沒站穩，摔倒在地上，但為了保護我，還是立刻起身，帶我回家。

事發後，先生一直向兒子嚷嚷著腰痛、腿痛，想去做檢查，我知道之後，滿心期待地提早就寢。隔日五點起床，梳妝打扮好自己，自行乘車至恩主公醫院復興大樓門口，要來看住院的先生。當體溫監測的人問我住院樓層時，我回答不出來先生住幾樓、幾號房，該名人員察覺異狀，立即致電社工來協助，社工詢問我一些資訊，立即查詢並且安撫我，告訴我，會請先生來找我，要我先不要慌張。

隨著等待的時間愈長，我愈擔心：是不是我又失憶了？還是先生不想來找我？社工察覺到我的焦慮，立刻跟我閒話家常，詢問我的過往、家住哪、跟誰住、平常喜歡做什麼事情？我將我年輕的經歷說給她聽，還告訴她，我真的很容易為家裡的人操心。我突然哭了起來，因為很多事情我都記不得了，那些我曾擁有的回憶都好陌生。社工溫柔地告訴我，忘記也沒有關係，只要說自己記得的事情就可以了，即使說錯也無所謂。恰巧有一名女子聽到我們的對話，便一同加入話題，聊天後得知這名女子與我同年，看起來還比我年輕許多，我們相約好以後有機會要一起跳舞，樂活人生。

聊天的時光過得非常快，我看見熟悉的身影到醫院，我立刻快步走到門口，社工反覆確認是先生後，先關心我是否已經就醫，另提供「愛的手鍊」及「臺灣失智協會」的資訊，請先生協助我申請，避免發生再次走失的危險。確認回家方式後，安心地與我們道別。

原來我的先生沒有住院，但社工沒有糾正我，而是請我耐心等待，察覺到我的焦慮，還陪著我等到先生來，避免我走失。要是沒有社工的協助，我不知道我會迷路多久，謝謝有社工的幫忙，才能讓這次的事件圓滿落幕……

在為這名失智症患者服務的過程中，她的害怕、擔心及無力感表露無遺：「因為想要記得，所以拚命搜尋，也因為不記得，再也無法搜尋。」我與她相遇後，我開始思考，假如是我的家人如此，該怎麼面對？我會告訴我的家人：「那些你不記得的事，我會代替你記得；我們曾擁有過的回憶，我會記錄著，將回憶寫成長篇小說，不厭其煩地描述給你聽；你所經歷的陌生感、錯亂感，我無法感同身受，但我會盡其所能地與你一起抓住回憶的蹤影，一同負重前行。」